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校自
晉救趙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
德勝張文禮殺趙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
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
一劍與臣使自効今聞王死欲以劍自裁念卒
無益請獻手趙破賊報王亮莊宗壯之乃遣閻寶
史建瑋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為鎮州兵馬留後



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受乃以相濟二州為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而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胙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給習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

將習

決平盧監軍楊希聖聞習為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為希聖所信給希聖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效命且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也希聖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聖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為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復鎮天平徙鎮宣武習素為安重誨所不悅希其二言習厚斂

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快快失職縱獵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子令謙蒙公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為將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為良刺史蒙少好學性剛鯁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

烏震

烏震異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左

符尉 烏震

以功遷裨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為張文禮所執震從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自斷其手鼻割而不誅縱至習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攻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為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為刺史以廉平為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戍

兵龍旺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
者可謂忠乎其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
任人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己
之為不為為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
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為而任
不專己又其為與不為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
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况因而
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
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烏震

孔謙

孔謙魏州人也為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
宗以為度支使謙為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
宗及其左右皆悅之自少為吏工書算頗知金
穀聚斂之事晉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大小百
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之所以成莊宗之業
者謙之力為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初建
大號謙自謂當為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
察使判官張憲為使以謙為副謙已怏怏既而
莊宗滅梁謙從入汴謂崇韜曰鄴北都也宜得

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然因以憲留
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
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
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
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
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可居大
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爲人明辯人頗
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
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
以語崇韜崇韜罷憲不召以興唐丑王正言爲

孔謙

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
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
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爲言乃罷正言以謙爲租
庸使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爲
事莊宗初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
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
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
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
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刺不下支郡刺史不專
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公僞梁之弊不可爲法

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
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
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鄣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
行人以收商旅征筭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
庇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解錢由是
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市
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
三司

張延朗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吏為鄆州

孔謙張延

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為糧料使後
徙鎮宣武成德以為元從孔日官明宗即位為
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
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
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
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
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兵罷則
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鹽鐵戶部
度支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
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

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
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
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
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
延朗號為有心計以三司為己任而天下錢穀
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
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則幸矣之歷
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為是部尚書兼中
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管高祖有異志三司財
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為恨晉

張延朗

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思高祖遲疑不決延朗
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為丁及
括其馬丁馬示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
之

李巖

李巖幽州人也初名讓地高祖于光武為利之後
事莊宗為客省使巖為人明敏多謀勇射
頗知書而辯同光三年使于蜀蜀王衍與
復功德之盛晉巖清才自人贊之官至樞
密使宋光嗣及李德裕皆巖所薦巖曰

前年天子建大號于新宮自漢以來天下不
旬日而梁之降兵滿三十萬其時漢之無甘
涼北播幽陵南輸閬中西六夷莫不臣妾而
淮南楊氏承累世之遺風期季公特先朝之舊
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荆湖吳越皆貢賦效
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
以德而棄之以威天下之勢不測不一也光嗣
曰荆湖吳越非吾所知昔鳳翔則蜀之姻親也
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盛疆盛大國
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疆孰與爲梁光嗣曰

張延朗李嚴

比梁未滅爾嚴曰唐滅梁如拉朽况其不及乎
曹氏帝天下發一節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
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帝王者皆存
而下論盡平欲窮亡黷武也蜀人聞嚴處對愈
益奇之吳將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情險自云窮
極者皆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以嚴
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
奇貨出剗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京物由
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玉帶之
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京三何

其能免爲人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冬魏三繼
歲西伐以嚴爲三川招撫使與康延孝以兵五
千先入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行告
曰得李嚴來即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
街然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街
見嚴以妻母爲託即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爲泗
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其後孟知祥在蜀
安重誨積教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不爲
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
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

李嚴

事莊宗時知祥爲中使嚴嘗有過莊宗怒其
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
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
解命知祥監營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
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
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
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
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誤惑朝廷爾即
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即位以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衛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禮而靴走庭中璋責之曰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子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素爲安重誨所親信自璋有異

李嚴李仁矩

志重誨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髦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反必矣與汝自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又將兵益戍閬州光業亟言以爲不可重誨不聽咸又未至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常以利啖吾兵

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兀堅壁以挫之守旬日大軍心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

毛璋

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為橫海軍節度使璋事思遠為軍校晉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功為貝州刺史璋為人有人膽勇自晉與梁相拒河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不法議者疑其有

李仁矩 毛璋

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切諫諭之以德命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得魏王繼岌代蜀諫貴既富而驕益為淫侈嘗服赭袍欲酒使其所得蜀妓為王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為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贊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宗乃遣人追還廷贊并璋下御史獄廷贊款稱實璋沒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璋前任藩鎮陰畜異圖及處班行不復行止不傳璋見任官勒還私第初廷贊之

蜀與其交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多招璋陰
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滅口既出而責賂
於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鞠之
無狀由丞口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望雪
而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璋歎
上有告者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重延
獄獄吏希言鍛鍊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禾
與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賂璋坐長流儒州已
而令所在賜自盡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毛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

馮贊附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為安將明宗即位
為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其重璋為
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為副使西川孟知祥殺
其監軍李巖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
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為人後
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
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

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叔真軍是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弘昭厚已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誨由此得罪出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弘昭爲人罷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

弘昭

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王入言於中延光亦因言漢瓊主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以弘昭及馮贇代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所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弘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爲閹者贇爲兒時以通黠爲明宗所愛明宗爲節度使以贇爲進奏官明宗即位即爲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忠武

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贊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為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陳又為入險譎奸陰謀掌事梁張漢傑又事鄭崇翰兩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為樞密直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贊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贊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其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

朱弘昭

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程延暉曰上召我急將避我他日吾見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後嗣大興豈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從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從珂進聞之亦殺贊于家贊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于皆見殺贊有子二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即位贈弘昭尚書令贊中書令

劉延朗

劉延朗字宗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共
事者五人卽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
將宋審虔各將房嵩而延朗爲孔目官初廢帝
即位從廢帝爲北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
趙顥與虔等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昭胤
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
嵩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
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嵩素信
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嵩

劉延朗

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
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巳土嵩不曉其義使問
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卽以
濛爲館驛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
懼使嵩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
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宋弘昭馮贇幸明
宗病殺秦王而立廢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
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
隴州防禦使相里余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
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

思河巡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高問神神
曰王公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
降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極前冊
曰紹興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
高曰朕親御言豈不驗哉由是益見親信而
專以丞相用事帝既立以昭胤為左諫議大夫
端明殿學士兼美為比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
審度為比部郎中高為宣徽北院使延朗為莊宅
使久之昭胤為樞密使延朗為副使審度為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為職方郎中

劉延朗

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度將兵專美文遇主
議而昭胤高及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
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
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為羸
疾灸灼滿身異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
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
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
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為大同振武威塞彰國
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
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

於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饋運
芻糧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
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
是時高祖弟重胤爲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
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高
祖益自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即陽爲羸疾不
自堪因數求解摠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
追封宣憲皇太后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
高祖建言陵與民家墓相雜不可立宮帝疑高
祖欲毀民墓爲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高祖摠

延朗

管徙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
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
文遇獨直帝夜召之延龍敬塘事文遇曰臣聞
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
塘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爾不如先事圖之
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
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日夜半下學士
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
敬塘以反聞敬塘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
從益次當立帝從書言大忍手壞而殺之召學士

卷

馬胤孫爲太師曰其以惡語詆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與心腹敬瑭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腹驚也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顛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悞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時契丹已立敬瑭爲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九脩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

劉延朗

自慕容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爲民初延朗與高祖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以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高祖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曰飽食高枕而已每延護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相呼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去遂去其家所殺晉高祖聞常不與延朗事長子德俊後以爲然歲餘不專事晉爲大理卿開運中本道募之將起廢帝以昭

朱弘實以... 從榮敗走見我三司使孫岳嘗
為馮質言德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
榮死義誠起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德榮家
資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
毅明宗不能詰義誠已以岳又以從榮故與弘
實有隙敗帝即位弘實嘗以誅從榮功自負義
誠心益不平欲下其地以鳳翔王思同率諸鎮
兵圍之興元張勳劉宗收降從珂忠同走諸鎮
兵皆潰德帝大怒詔朱弘昭等曰朕新即位天
下事皆出諸公然於事凡未有失節諸公以大

義誠

計見... 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
左右往... 吾兄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
昭等... 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師... 將
... 臣請盡將以... 守招
集亡... 以為後圖德帝以為然幸... 親給
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 未畢
... 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 請一分
朱弘實見軍士無鬪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
二... 謂義誠曰今西師小劔而無一騎東者人
心... 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

特得度前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巡來邪
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請誰欲
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爭於前帝不能
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為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
歐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言泰元
正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此五代之為國興亡以兵而其重制之也無足
權之權惟待衛視軍之號今猶因之而其重此五
代之權制也然原其始也微矣及其至也可謂
盛矣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

康義

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
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晉武軍建國
云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
云其制亦時始更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蓋其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
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
衛事以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
軍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幾可知矣
天子自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長耳
自梁晉唐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憲凡朝

言實以谷明示以謂党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不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為名重斂軍士也已而音稠以心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及遺秦王盒裝胡鞞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以賜彥稠又逐鹽州諸戎取其所掠男女千餘人潞王從珂反彥稠為招討副使王惠同兵潰彥稠與惠同俱東走為潞王兵所

得囚之華州獄已而赦之晉高祖立贈侍中

與思同... 敗走時... 郎去... 嘉... 無...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歷代傳第六

百官表

豆盧革字公味唐魏州刺史且盧為世名族唐不
天下
莊宗在魏議建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
亡且盡必革名家子召為行臺左丞相莊宗即
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雖唐名族而素不
與與除拜官中多失其序常為尚書郎蕭希用
駁平章頗患之莊宗色然與書八華章說為相

郡及破蜀李興無去而唐用悅將取五州明宗
初即位李興數請以請先帝所許朝廷不
得已而與之乃李興再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
天德二年夏詔降人合州刺史盧賜自盡車于吳
說一清皆官長一書其妻之廢至晉天福初
清為唐部員

盧程

盧程不知其世系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
為鹽州刺史程中已避亂燕趙變服為道士
遊諸侯間且盧程為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為河

盧程 盧程

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族與程門地相
鄰因共薦之以為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召程
於其家程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誠歿
于防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
以是兩碑一書記於坐因舉危屬巡官焉道程位
在軍中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之使程大
恨曰用久不以門闕而先田舍兒邪莊宗已即
位遂擢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
盧實當拜而實不樂任事乃言且盧實與程皆
故唐時名族可以為相莊宗以程為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章拜命
之日有靈道從喧嘩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
右對曰宰相捨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
謂以是而悲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
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
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
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使更啓無例程怒笞吏
背少多什圖壯示憐憫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
華服中衣無慙操刀決事視圍罵曰爾何蟲豸
恃婦家力也宰相取給州縣何為不可圍不對

程

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
曰朕候相此變物其原予九卿趣令自盡崇
亦以殺之賴唐府力解之乃罷為右庶子莊宗
入洛杜於路隆馬中風衣不贈禮部尚書

任國

任國字元光三原人也為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
其言止於公固其論議皆橫益比日棟動李嗣昭節
度昭義與國相擊李友平采兵於城圍攻出踰
年而晉王冕死且其後皆皆解去嗣昭危長門
國事成就之言國事皆守以待不可有二心

已而莊宗攻方河梁城聞國為嗣昭畫守以計甚
嘉慶一曰是皆知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國數
奉命往來海濱構構嗣昭立允於揭國之力也
嗣昭與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國頗有功莊宗
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
文德與莊宗戰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於國代
將其軍擊之國既而文德于國代守國城堅
守不可下國與以揭國入鎮人信之國嘗擁
兵至國下國與球飛城呼國曰城中乏食俱盡而
久抗上國與泣首曰歸懼無以塞國辛公見云

國程任

指其生路國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則
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
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止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
待斃固若伏而俟命劇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
遣之國狀之降人皆稱國其言不欺既而將
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先降
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為北京拜
國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
為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
改國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國與崇韜素相

善人爲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託之而園多
所違異初園推官張彭爲人傾險貪黷園不能
容言任之多爲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爲園誅
園與彭殺莊宗遣官者選故殖王特宮人百餘
有詩以者尤有邑彭賊守者港之後重由見彭
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錄簿書獻
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園有隙同光三
年園遷司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岌既崇韜伐
蜀懼園文已於後乃辟園參魏王軍事蜀滅表
園點帥卽度使園懇辭不就繼岌殺崇韜以園

社園

武將其軍而旋康延孝反繼岌遣園將三千人
會董崇志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
元二弟自自殺園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
任園同中書門下正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
新誅孔謙園選倅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
下僂之是秋書宗說且盧革罷相園與安重誨鄭
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園意屬李琪而珏循雅
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
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爲之太常卿崔協
可也重誨以爲然他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

壽

卽以協對園前事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表號爲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矣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在濟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道不肯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園二則任國

九國一

何人園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羽軍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如葉辭合之尤而取蜚蜮之轉也重誨笑而不然重誨終以循言爲信居月餘協與馮道以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爲然園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出園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園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

由是不悅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園卒憤沮重
誨嘗過園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園不與
由是二人益相惡心而園遠求寔能為太子少保園
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朱守殷反于汴
州重誨誣園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園受
命怡然聚飲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為下詔
坐園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望廢帝即位贈園
大傳

趙鳳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

任園趙鳳一

采點燕人以為兵鳳懼因髡為僧依燕王弟守
奇自匿守奇奔梁梁以守奇為博州刺史鳳為
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為鄆州節度判官晉取鄆
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為宦鑾學士莊宗即
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
河南與張全義第酒酣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明
日遣宦者命學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
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
伶人董某其貲財固請籍沒鳳又上書言繼孫為
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

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群小用
事直皆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
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
稱言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
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
爲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強素與任圜善自圜爲
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毀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
而給銜又在官下明在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圜
升學士於官上又詔在翰林學士上圜爲重
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時重誨方用事雖明宗

通鳳一

不能詰也鳳獨獲罪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
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
對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
重之以爲北京樞官明宗爲內衛相揮使重誨
欲試玄豹乃使佯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
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衛貴將也此不足
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
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神將召
至京師鳳諫曰祥惡上所遣也今陛下神其術
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

感亂為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朱守殷反明宗
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
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為之恟恟而
定州王都以為天子幸汴州誅守殷又幸鄴以
圖已因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閤請罷幸鄴
明宗不聽人情大恐群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
安重誨言其劫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僧遊西
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
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于而
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天

通鑑

成四年百又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祕
書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為翰林學士
而嶠亦訐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久
不遷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
非斥時政尤詆此言鳳鳳心嚙之未有以發而嶠
與隣家爭水實負為安重誨所怒鳳即左遷嶠祕
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遷乃辭
以沐髮嶠詔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吏
白鳳嶠溺於谷以口口如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
奪嶠官長流武州嶠又流振武天下完之其

大行天子

卷一百一十二

十一

學

後安重誨為太師。三年，告變。明宗詔彥溫等廷詰，具伏其罪。即斬。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毀國家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閑。因詣殿，坐曰：『此殿所崇，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嘗聞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居顯位，為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以空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溫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群臣無敢言者。獨鳳

進鳳

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為朋黨，罷龍為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漆椽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入立召，為八子。大保年，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書，且而歎曰：『吾家世無五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由。』清泰二年卒于家。

李襲吉

李襲吉，字以圖，河陽人。武后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言舉進士，為第一。德度使李都擁鹽判官，後去之。西且晉王以襲吉前次，今遂為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武宗嘗召襲吉，即授副使。官至諫議大

夫晉王與梁有隙。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
梁通和。使龔吉為使。謝不許。其辭麗。梁太祖使
人讀之。至於吉。于吉。卒。於。相。於。暮。夜。金。戈。鐵。馬。
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然。處。一。隅。有。士。如。此。使
吾。得。之。傳。死。以。其。人。其。從。事。敬。翔。曰。善。為。我
世。足。之。及。翔。所。言。書。畫。不。下。而。龔。吉。之。書。之。傳。於
世。龔。吉。為。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以
盧。汝。弼。代。為。副。使。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龔。
吉。其。父。簡。求。為。河。東。節。度。使。為。唐。名。家。於。汝。弼。
亦。多。知。唐。故。事。晉。王。亮。莊。宗。嗣。為。晉。王。承。制。封

龔。吉。李。龔。吉。

拜。六。品。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宗。即。位。贈。龔。吉。
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張。憲。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為。人。沈。吟。而。寡。言。少。好。學。
能。鼓。琴。飲。酒。莊。宗。妻。知。其。文。辭。以。為。王。進。奉。節。
度。使。等。書。記。莊。宗。即。位。為。工。部。侍郎。祖。庸。字。遷。
刑。部。侍郎。判。吏。部。銓。宗。副。留。字。憲。精。於。三。事。
其。言。能。收。莊。宗。去。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命。
憲。為。副。場。監。都。監。朝。初。東。宗。建。號。於。東。都。以。鞠。
場。為。即。位。壇。於是。憲。言。即。位。壇。者。所。以。興。也。

一必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四遠
敬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急第立拒之已而亡霸
削髮見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為僧以求生彥超
麾下兵大譟殺在霸憲出奔游前亦見殺
彥超平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二人王壽華廷
美端溫之死予既已哀之至於憲之事尤為
之痛惜也平於舊史考憲事彥超永王在霸符
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彥超而考正蓋
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爾要其大節
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況其不顧其

張憲

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垂昭遠之說其太
甚明至其款與存霸但死而有霸則殺之無太
原而一奔就猶不知其心果殺何者也而舊史
書憲坐憂城而賜死子亦以憂死然三之憂意
固安成其美志而要其憲坐憂官守而其志不
明故不得列于節

蕭希甫

蕭希甫宋州人少為儒有識志為學少為
士為梁開書之學其學非等其學先為書
度使以希甫為知管希甫不其方棄其學

九三三

姓名三之鎮州自稱可也掌書記事三十三年
鎔以希甫為多軍元帥其民咸歸之其妻為
削髮為僧是時子之山莊宗將建國于燕京言
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為首之其子為首而
推官莊宗即位欲以所制器有為之廷內以要
用希甫希甫使傳生不希甫以命為之其子為首
張希甫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六歷事三朝天子
見內之數言之本曰舍兒安為官無事也其子為首
能對由是官官用事者皆以與希甫相下其子為首
希官官自共排斥之以為駕部郎中希甫失志死

蕭希甫

快快莊宗成敗道者希甫始知其
母已死而妻表氏亦死希甫乃裝衣服喪
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書之書者希甫之曰是也
堂生妻去家時皆傳以希甫大明末即位召希甫議
議六夫是時希甫言曰希甫為使希甫言
自兵亂相乘于魏六夫之使希甫有力者希甫
略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希甫之使希甫刑獄之
者何可勝紀而幽州一出投訴必多至希甫之臣
貴庶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
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入拜已上皆赦除之然後

出懸由以示與初明宗故以中書省議大天
臣等重言說頗沮難之其後而說為安重事示
惡希甫希甫証以革終田客恐人而後與匪人
爭井井有寶在希甫司推動井中惟破釜而三事
說終皆其死明宗賜希甫白首匹粟麥三二百石
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急以應進嘗遣人於中
官門上變之言河牾牙官李德均告本軍謀反詰且
追問無狀以爲軍士前安重里德中希甫笑之是
時明宗將有事於南郊前一日羣臣習儀二
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王秦王從榮樞密使

蕭希甫

安重誨候班于月華明以希甫與兩省班先入
道等坐席下不起既而希甫用呂蒙頤直省朝堂
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
大詬詈是夜託疾還第月餘坐告哀李筠事動搖
軍衆與嵐州司戶參軍六守熙所

劉贊

劉贊魏州人光武之世其父名贊如就學衣以青
布衫襦每食必自煮而別以食食者皆於
牀下謂之曰食也也國之則勤也問
以干祿吾固非爾之本也由是贊益力學進

一身幸矣道等難之而德亦爭不可者等乃
免死於是論高鞏死而任德等十七人皆長流
初贊聞秦主敗即白衣駕驢以俟人有告贊奪
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家嗣見殺而賓僚奪官
者乎不死乎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請秦二
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遇害

何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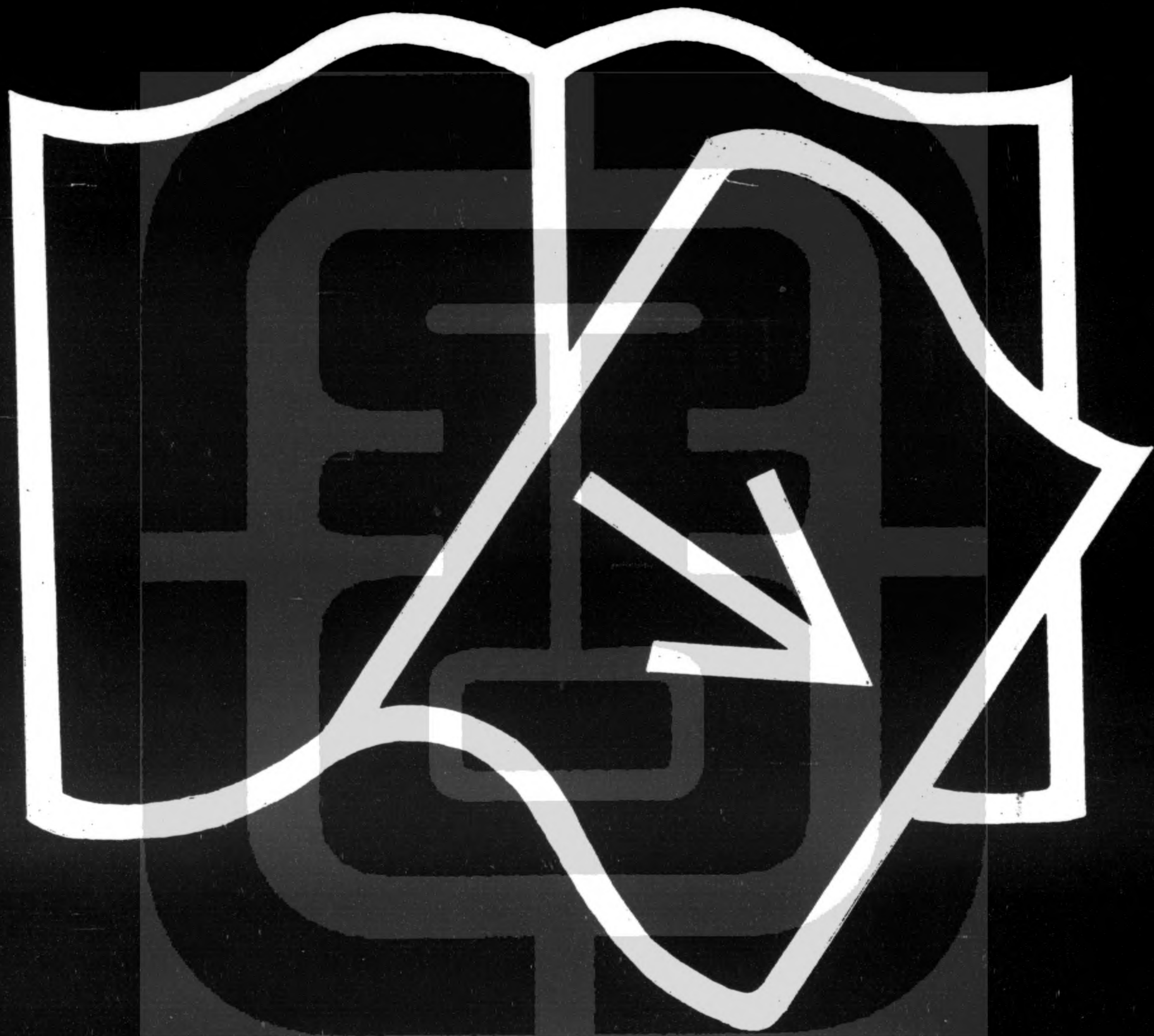
何瓚關人仕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為太原節
度使辟為判准莊宗母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
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瓚為人明敏通於吏

何瓚

事以君疎簡而內頗周密莊宗建大號于鄴都
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
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召還見於內殿勞問
久之已而以瓚為兩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
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趙季良為心膂聞瓚代之
亟奏留季良遂以瓚行軍司馬瓚取於自辭不
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京為馬
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
常通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為司馬猶勉待之
甚厚知祥反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以恨而卒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張氏阿附
德宗皇帝



卷29-卷50

